



似水年华

人生 风情

高文瑞◎著

开场白之后，他举起酒杯：「我提议，愿我们的友谊像马头琴一样深情，像长白山上的松树一样常青，像眼前的伊敏河水那样清澈，愿呼伦湖是我们的酒杯，开怀畅饮。」他的话音刚落，我们这些人全惊讶了：想不到，他的祝酒词竟如此诗情画意。

华文出版社

1267

校园文学丛书

1489

人生风情

高文瑞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风情/高文瑞著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似水年华)

ISBN 7-5075-1901-5

I. 人... II. 高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58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e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59 印张 91. 2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说码字.....	(1)
拉练二题.....	(6)
“坡起”惊魂	(16)
碰 车.....	(19)
喝 茶.....	(21)
我家的橘树.....	(25)
橘树涅槃.....	(28)
我是纳税人.....	(31)
大缸子.....	(34)
感受记者.....	(38)
感觉编辑.....	(43)
京酱肉丝遍京城.....	(47)
路上的标识.....	(49)
担忧阿迪力.....	(54)
宠物情结.....	(58)



人

生

风

情

抱犊奇桃 (100)

夔州三记 (104)

南阳的两个衙门 (116)

云华蝙蝠洞探幽 (126)

解疑报国寺 (130)

又近清明祭扫时 (145)

醉 酒 (150)

冰城的街市 (154)

淮南豆腐 (157)

草原之夜 (160)

牙雕大师李春珂 (164)

景泰蓝上的创造 (187)

初涉拍卖 (216)

雨聊鼻烟壶 (222)

听雨青山绿水间 (226)

民间家具好收藏 (234)



说码字

现在时兴说码字。不正经说写，而说成码。“码”成了写作的别称。其实，搞写作的别名不少，什么写手、写家、枪手、自由撰稿人等等，这些都能体现出写作人的某种状态，只有码字难以理解。

码就是堆叠。不少事物可以用码。大白菜要码。以前，刚一入冬，胡同两边便开始堆冬储大白菜，靠着墙，不爱倒，随意码。工地上的砖垛也要码。码砖有个基本的规律，四横四竖，交错进行。这样码放稳当，且便于计数，即使偏点儿歪点儿也没多大关系。码还可以用在麻将桌上。牌洗好后，哪怕是码成个七拧八歪的长蛇阵也不妨碍玩。所以，把玩麻将称为“码城墙”，倒有形象的一面。

真正的城墙则不能随便码。长城那是多少人的血汗凝结成的，要不怎能流传下来孟姜女的故事！不说以前，就是现在砌墙也不能码，行里人有个词叫“跑



大墙”。“跑”字用得很好，既有手脚利落，也含技术不太拔萃。把墙角的才是技术高的师傅。砌直趟的一般每天要砌上五六百块砖，手麻利的砌得还要多些。往返的次数又多又快，因而“跑”很形象。尽管是跑，也不能随意，要有个小线做准绳。每一层砖码放要有规矩，每一层泥的薄厚要均匀。不管多高的楼，用线坠那么一吊，倍儿直。

艺术上也如是。上世纪下半叶，国外画坛曾兴起一种新流派。作画方法非常随意，把颜料任意在纸上、画布上那么一甩，这就是作品。后来，还真有个外国画家来我国作画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位大师站在一块板子前，拿起一把大提琴，用力摔下，当时粉碎。只见大师用胶把那些木块按照碎时的位置粘在板子上，一幅画就算作完了。这样的作品是最随意的，算得上是神来之笔。但这几年也不见了这些作品的踪影。

码字也就是把中国的方块字随意地摆放，或者是往一块归置，要是那样，码出来的东西不是天书就是乱码儿。懂的人少。

看来，字与字的链接还是随意不得。即使那些号



称是码出来的作品，你看那篇章结构，你看那语言文字，也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经营。至于读起来轻松诙谐，那与“码”完全是两回事。

如果针对某种端起架子搞创作的现象而言，倒可以用码字来幽它一默，要是泛指写作，就觉得有点不妥了。也许真有码出来的“高楼大厦”，也许真有码出来的神奇作品，那一定是达到某种超凡脱俗的境界，到了大象无形的程度，才能码得起，才那么随意，那么信手拈来。

反正我做不到。

我比较笨拙，随意不起来，只能拿起那些字，慢慢地捋成条，然后编织出一个个的物品。笨也笨了，慢也慢了，可也自得其乐。

回想这些年的写作，有痛苦，有艰难。不怕笑话，为了一句话，为了一个情节，半夜醒了爬起来，或开灯或摸着黑儿，写完再睡下。细想，最常遇到的烦事还是不断重复的抄稿，真有点痛苦的感觉。没有才气，一气呵成的文章就很少，总要三遍定稿。为了不抄第三遍，我写初稿时，总要用那种 500 字的大稿纸，旁



边有足够的修改空间，然后尽情地修改，密密麻麻，自己都难以辨认。有时觉得那张涂鸦的纸分量都重了。

誊出清稿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撕那张初稿纸，痛快淋漓，有一种重负后的解脱。

现在的写作，更多的是娱乐，感觉跟看电视剧一样。看电视剧可以随着情节去喜怒哀乐，可以获得知识，得到审美。而写作也能有同样效果，而且比看电视还要丰富多彩。写作，不是被动式地接受，而是更主动地去创造。你可以编织词句，安排人物，设计情节，从中去享受创造的乐趣。不管是散文还是报告文学，不管是人物还是景物，都离不开人，离不开人的心境，即使写宠物，背后的主体还是人。人比天空中的云朵还要多彩，比大海中的波浪还要汹涌。剪下一片云，一叶知秋；取出一滴水，映出大海。穿行其间，其乐无穷，这又是看电视剧达不到的效果。

电脑真是一件好东西，就连以前最烦的事，现在也成了一种乐趣。初稿打入电脑，以后的“抄稿”变得很开心。字句的修改，段落的移动，哪怕是章节的调整，都变得轻而易举。密密麻麻的字就如同板上的

说码字



面团，任你揉，任你抻，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。而且，它永远横竖干净整齐，哪怕是初稿。编织这些整齐的文字，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呀！

舒心。只是不会码字。



拉练二题

一品盆

上中学时正赶上备战，怕“苏修”打过来，要背着行装到农村拉练。走到哪儿，就在当地的老乡家里住下。那时正值寒冬，既要考虑十几天的生活，又要想到每天至少要走几十里的路程。一切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，所有的行装要实用，还要轻装。带少了，生活上受罪；带多了，行军时受累。

那时不知是天气冷，还是肚里空，穿得忒多：棉衣、棉裤、棉猴，头上一顶棉帽。就是这样，走在路上，刮起西北风还被吹透。但是再冷，大家的“行装”也就如此了。棉被用绳子打成“三横两竖”的正规背包。身上斜挎一个书包，里面装着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水缸、饭盒、炒面等生活战备物品。物品少到了最低

拉练二题



的程度。能替代就替代。比如洗脸，可以用水缸掬好水，倒到另一只手里去洗。这样，洗脸盆就可以不带。至于脚，行军紧张的时候就算了。遇到能住下两天的时候，可以把毛巾倒上热水，擦。一切从简。真要是打起仗来，恐怕连这样的条件还没有呢！

晚上睡觉前，老乡要在灶台烧几把柴，连烧热水，带暖热炕。我们觉得烧柴锅新鲜，都抢着去烧火。烧火也有学问。我们把柴一股脑塞进灶里，费柴，光冒烟，火不旺。看老乡的柴火，松松散散地放进灶台，火晃得刺眼，几把下来，一锅的水就热了。那时，还不知“人要实，火要虚”的道理。

冬天特别冷。睡到半夜，炕就凉了。屋里的水结成冰。夜里醒来，耳朵冻得生疼。为了保温，每天都戴着棉帽睡。

有次起夜，拉起压在被子上的棉猴，被上，出了被窝儿，拉开门闩，跑到院里的厕所，寒风早已顺着赤裸的双腿钻上来，混身冻得透心儿凉。站在那里，望着天上伸手可摘的星星，牙上下碰得嘤嘤嘤地响成一片，双腿剧烈地颤栗，努力想站直，根本不能。心



里直恨，怎么装了这么多的水。刚完，身上里外凉成一根冰棍，立刻冲刺般地跑进屋，钻进被窝儿，半天都暖不过来。后来，再憋也忍着。

我们班里的5个男生，性格都比较温顺。每走到一个村，就在老乡家里睡。一次，我们班住在伙房的旁边，连里安排了一个老师一起住。印象里，他叫王达武，当时的年龄约在50多岁。他出身地主，在学校是被改造的对象。他没有资格教课带学生，只能在伙房做饭。在当时的眼里，他的个子挺高，体态挺胖。在学校里，没人拿他当回事儿。他也很少与别人说话，总是坐在屋里，即使走在校内，也是来去匆匆。据说，他的课讲得很好。我们没听过。

睡在一个通炕上。他很自觉，主动把行里放在最冷的炕稍儿上。我们没有歧视他，只是随着习惯直呼其名。他很知足。

我们都有过起夜的教训，夜里憋醒了也不动窝儿，很静。倒是听见王达武翻过几次身，没见起。

第二天晚饭，我们吃窝头，喝白米粥。粥很香，每人都喝了一饭盒。王达武很高兴和我们住在一起，

拉练二题



特意拿出了带来的白搪瓷盆说，家用的脸盆太大，沉。这是为拉练新买的，号儿小，轻多了，洗脸洗脚都用它。我们上百名男生，没有几个带盆的。沉，家里也没富余。谁为这十几天再去买，都拿水缸子替代了。不知是出于对晚辈的照顾，还是取悦好感，他让我们用这个盆洗了脸脚。

有了昨天晚上的了解，知道我们睡得安稳。临睡前，他说，如果你们谁起夜，就用这个盆。

我们先是一愣，用它？之后就有了解释，可能是在为自己铺垫。

他笑着说，外边太冷，没办法。昨天不好意思起，憋得够呛。咱们就叫它“一品盆”吧。

我们都笑了。

凌晨，我憋醒了，怎么也不愿意起。不一会儿，我旁边的同学也醒了。接着，听到炕梢儿上王达武在翻动着身体。同学捅了我一下。我没动。他要起来，出了些微的声响。王达武小声说话了，同学，用吧，别憋着。黑暗中，我听见同学嘴里乐出了一丝的笑声。他下炕。一会儿，我也下了炕，虽然是在屋里，还是



浑身冻得打着哆嗦。连续的声响产生了传染力，把另几个同学都引下了炕。

王达武挪动着胖胖的身体，最后一个站到地上。他拿着手电一照，非常难受地脱口而出，哟，全满了。我们趴在炕头一看，盆将溢出了。王达武没敢出门儿，又赶快上了炕。

第二天，我们很安稳，一直睡到起床号响。回头看“一品盆”，不见了踪影，再看炕梢儿，王达武早起了。

我们穿着衣服，不约而同地笑了。昨天没起夜，产生了这么大的能量。王达武真是没想到。

生日面

12月26日。

1969年的这一天，我们在北京的大兴拉练，住在魏善庄。

拉练就是拉出去锻炼。头一天的晚上，我们走到这里。住宿选的是贫下中农家。老乡家有三间北房，

拉练二题



一明两暗：中间的明间是伙房，砌着灶台，放着柴火等做饭的用品。两边的暗间才住人。主人腾出一间给我们睡。他们一家人挤在另一间。好在是土炕，宽；又值冬天，冷。

土炕上放着稻草。我们很熟练地打开背包，把布单子铺在炕上，再把棉被打开，放在上面。走了一天，很累，洗洗，就睡了。

第二天，没有听到起床号声。连续几天的行军，我们几个男生都贪睡不起。天大亮以后，女生来叫门了，大声地喊：怎么还不起？连长通知，让各个班拿着盆和饭盒去领白面。

那时，学校的建置也实行军事化。年级叫连，然后是排，排里再分班。我们这个班就是排里上课时的两行，正好12个人，5个男生，7个女生。女生就住在隔壁的一家。

我们在屋里喊，食堂干嘛不做？

她们说，今天是主席生日，让咱们改善伙食，自己做饭。这也是拉练的一项内容。反正领的东西是咱班一天的口粮和第二天的早饭。你们出来俩人，快去。



人

生

风

情

东西领回来了：一饭盒黄酱，一盆白面，还有一大块红白相间的猪肉，看着真是诱人。这些是逢年过节才能看到的景象。一天能够吃两顿白面，还有肉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女生到底比我们会过，盘算好了，有肉、有酱，中午一定要吃炸酱面，祝主席健康长寿。这是连长安排好的全连午餐。晚上就随意了，咱们班吃烙饼。肥肉可以单切出来，炼油。一些用来炸酱，省下一些油，和油渣儿一起烙饼。

设计好了就干。别看都才十四五岁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干起家务事并不生疏。细活是女生的事儿，切肉、和面都是行家，切出的面条又细又长又筋斗。粗活当然是男生的事儿。向老乡借火借锅。老乡看到我们要吃炸酱面，非常热情。知道柴锅不能炸酱，特意生了烧煤的火炉。

这时，我们才注意老乡一家人。女主人头戴一顶黑色大绒过耳帽，额中心嵌着一颗绿色的玻璃。我们不知帽子的名，都称“老太太帽”。黑色的棉裤棉袄，脚腕子上缠着绑腿。她有5个孩子，小的跟我们相似。孙子已经满地走了。我问她多大年纪？她说，47岁。